

音乐人文笔记

温暖的慰藉

——听勃拉姆斯的《挽歌》

杨燕迪

熟悉勃拉姆斯(1833-1897)的音乐家和乐迷,会不约而同用“温暖”来形容他的音乐特质。久而久之,这已成为某种共识,似无须验证,也毋庸争论。诚然,用体感的“温暖”来界定音乐,这是借助人类审美经验中神奇而又常见的“通感”——尽管不可能用科学的定量来准确勃拉姆斯音乐的“温度”究竟几何,但在懂行的爱乐人耳中,勃氏音乐因“晚霞”和“晚秋”般“暖心”而打动人的时刻非常多。我本人曾在早先一篇文章中(《勃拉姆斯随想》,刊2019年3月23日《文汇报·笔会》)称勃氏为体贴、谦和与温润的“暖男”,这倒不是对勃氏日常性格的描述(据说,勃氏在日常生活中性格直率,常常出言不逊,有时甚至对老朋友也会伤和气),而是对他的“音乐人格”的某种想象和感应。

乐史中一般公认,勃拉姆斯在音乐中达至完全成熟,是以著名的《德语安魂曲》(也译《德意志安魂曲》,1868)为标志。这部19世纪德国音乐中最伟大的交响合唱巨作正是以“温暖”为其核心色调——缅怀亡亲,抚慰生者。勃氏生母于1865年2月去世,作曲家随后怀着悲悼之痛写完《德语安魂曲》。而让人感念的是,作曲家在这里并未过多沉湎于至亲亡故的悲恸,也很少刻意渲染死神冥府的阴冷森严,而是以宽厚与稳健的笔触,用人声特有的温暖、挚诚和悲悯来慰藉人心。和一般旨在安抚亡灵的“安魂曲”不同,这部作品的意蕴要义是指向仍活在凡世中的生者与后人——接受生之短暂,并从中理解生命的珍贵,进而领悟人生的希望和世界的意义。

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总会某些特殊的人生命题和情感范畴念念不忘,并以“回旋”的方式不断折返到这些命题和范畴中来。勃拉姆斯好像对“生命苦短”这个命题以及与此命题紧密相关的“伤逝”“怀旧”和“认命”等范畴情有独钟,每每在音乐中反复触及,这不仅明确体现在他众多的艺术歌曲和合唱曲创作中,也在暗中渗入他无数脍炙人口的“无标题”器乐曲中……

前些日子,勃拉姆斯的一曲《挽歌》(Nänie, Op. 82, 1881)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是一首笔法精湛、意境悠长的交响合唱曲,时长大约一刻钟,

有评论认为它堪称是“精编版”的《德语安魂曲》——《挽歌》和《德语安魂曲》之间的主旨和音乐口吻确乎存在明确的关联性和贯通感。而且,就“温暖”的感觉而言,我甚至认为《挽歌》比《德语安魂曲》更加凸显、更为舒展,也更具直达人心的慰藉效能——此时的作曲家距写作《德语安魂曲》时又年长十多岁,音乐行进更显老到,下笔也更为沉着。

《挽歌》与《德语安魂曲》类似,创作起因也是勃氏自己的痛悼经验——画家好友安瑟姆·费尔巴哈(Anselm Feuerbach, 1829-1880)不幸早逝,直接引发此曲创作。说起来,这位画家费尔巴哈的伯父即是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我们国人通过恩格斯的名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这位哲学家已相当熟悉。勃拉姆斯生前与当时维也纳的知识文化界有深入交往,挚友中有不少著名学者、教授、医生和艺术家。这种交往和交流拓宽了这位作曲家的文化视野,深化了他的艺术景观,并由此提升了勃氏音乐创作的精神含量和内涵质量——《挽歌》的创作正是典型例证。

这首交响合唱的歌词取自德国文豪席勒的同名诗篇: Nanie 原指悼亡唱词,《挽歌》应是很贴切的中文标题。选择席勒,体现了作曲家的文学眼力和审美品位——顺便说一句,勃拉姆斯几部交响合唱的代表性杰作(包括这首《挽歌》)均以德国文学史上大作家的诗作为底本,如《里纳尔多》(歌德原诗, Op. 50, 1868)、《命运之歌》(荷尔德林原诗, Op. 54, 1871)、《命运女神之歌》(歌德原诗, Op. 89, 1882)等。有点可惜的是,这几部交响合唱杰作在中国舞台上尚未有机会正式上演,在音乐院校的教学中也很少得到关注。这导致音乐界对勃拉姆斯的理解或多或少出现偏差——勃氏理所当然被看作是“纯音乐”如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等领域的大师巨匠,而这位作曲家思考人生命题和体察历史情怀的人文关切却遭到忽略。从某种角度看,不了解勃氏的合唱和艺术歌曲,就不可能真正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这位作曲家的音乐造诣,也无从

捕捉诸多隐藏在乐声中的“弦外之音”。近来,国际学界越来越注意到,勃氏的很多纯器乐作品与他的合唱曲和艺术歌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的纯音乐构思中也隐藏着诸多秘而不宣的“标题内容”意味——这恰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勃氏音乐的人文旨趣和内涵深广性。

不妨猜想,席勒的《挽歌》以独特的诗意启动了作曲家的灵感:一句“即便美也会逝去!”(姜林静中译,下同)的感叹,开门见山道出全诗主旨:世上一切均转瞬即逝,无法驻留,即便“美”——这个看似代表永恒的世间显像——也难逃“逝去”的命运!诗人随后用古希腊的三则著名神话(奥菲斯失去爱妻,爱神阿芙洛狄忒失去恋人,海神忒提斯失去儿子)咏叹生之脆弱,美之短暂——毕竟,所有的“美好之物”和“完满之物”都会随风飘逝。最后,诗人以赞颂音乐和艺术(“成为爱人唇齿间的一首挽歌,亦是荣耀”)来暗示对死亡的超越,从而给整首诗歌带来些许亮色……

勃拉姆斯对席勒《挽歌》的配曲不仅全面保留了原诗的韵味和结构,而且通过音乐的特殊解读和润色,进一步升华了诗文的意蕴和境界,从而使这首《挽歌》成为整个交响合唱文献库中最出色的杰作之一。乐曲开头的长篇双簧管领奏,暗含一个影射贝多芬著名的《“告别”钢琴奏鸣曲》Op. 81a 中“离别”音调的动机要素,表情哀婉,但又极其甘美,而乐队和声中不断侵入的小调色彩,以及乐句行走的沉吟性停顿,更增添了音乐气氛的凝重和感伤——这是勃氏最优美的旋律创造灵感之一,不禁让我想起他笔下另一段同样优美的双簧管独奏旋律:《小提琴协奏曲》慢乐章的著名开篇。

“即便美也会逝去”交由女声徐徐唱出——女声,尤其处于轻柔的合唱状态时,最具有“母性”的温暖感觉。而经由四声部混声合唱“赋格式”的顺次进入,“美”(schöne)、“逝去”(sterben)等关键性词汇被刻意放大、拉长,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渲染出一派苍茫而悠远的哀婉气象。合唱作为音乐的一种媒介方式,它的一个特殊魅力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是集体咏

唱,众人协作,便平添了超越个人的包容性和救助感。勃拉姆斯闻名遐迩的德国式特殊功力——以简约材料搭建大型结构——在这里也再次彰显无遗,以器乐的繁复笔法雕琢人声,营造出勃氏合唱具有内在韧性的特殊美感。

笔锋一转,音乐进入对比中段——肃杀的小调,规整的节奏,柱式齐唱的织体运作,一反前此音乐的多层次交织和多维度叠合:这是母亲失去儿子后的哀恸悼歌。音乐在“哭泣”(weinen)一词上刻意驻留,半音和声的苦痛色泽达至饱和,戏剧性节奏的助推也在此到达顶点,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悲悼的切肤之痛,令人心碎……随后的过渡段是勃氏细腻、精妙用笔的上佳例证:“哭美好之物的逝去,哭完满之物的逝去”——合唱队和交响乐队彼此对答,一咏三叹,犹豫、无奈,最终以平静而低徊的声调接受命运的安排。乐队中一段强调性的下行三度环链,与作曲家日后悲剧性的《第四交响曲》(1885)第一乐章在语气口吻上如出一辙(尤其是发展部至再现部的接棒处),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挽歌》对席勒原诗的转型和升华,尤其体现在最后两行诗句——音乐进入再现。明亮的大调再次回归,我们再次听到独奏双簧管那略带悲戚的优美乐句:勃拉姆斯在这里展现了一位风格高度纯熟而又极富艺术修养的创作巨匠的大师手笔——召回全曲的起始乐句,但绝不原样照搬,音乐内声部中充满了美不胜收的微妙细节改写。作曲家以特别的音乐诠释,强调了席勒诗句中朝向光亮和希望的内涵:“荣耀”(herlich)一词在这里成为核心,它不断重复,延绵不绝,而连续的“下属和声”营造出静谧安宁而又意味深长的“暮色晚霞”景象……可以说,勃拉姆斯通过音乐的力量,最终将席勒原来情调哀伤的挽歌转变成了一曲承接光亮并抚慰人心的特别颂词。

勃拉姆斯的《挽歌》印证了音乐在面对人类至深情感体验时所可能具备的无与伦比的效力:我们心灵中最柔软的某处会被这种深沉、内在而又具有超越气质的温暖之光照亮。这首《挽歌》前不久帮助我度过了一段困难的时光:家父于今年2月1日因病辞世,而我在陪护和送别家父的日日夜夜里曾多次聆听这首合唱曲,常常禁不住潸然泪下……勃拉姆斯的这首《挽歌》与我之间似产生了某种特殊的个人关联,而我聆听这首《挽歌》不免会连带起强烈的个人感应。回过头想想,这倒说明,真正的艺术恰是通过个体感动才能获得普遍意义。换言之,艺术正是通过精粹的形式笔法揭示人类的普遍命题,从而让我们领会存在和生命的真谛,并最终收获发自内心的深刻感动。

2023年3月25日改定于冰城临江南



筆會

静物

(油画)

庞薰莱



「文汇报笔会」
微信公众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传为唐代诗人杜牧所作的《清明》,无疑是清明诗千古绝唱。诗,我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感觉,却是直到世纪交替的清明前,我到苏州古城才开始的有。

2000年,我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喜逢建校100周年校庆,我加入了学校的代表团,回到苏州故土寻根参访,与苏州大学两校联袂同庆。我清楚记得,清明前一天的早晨,我从十全街的东吴饭店出来,雾气茫茫,细雨霏霏,拐进窄短的石步街,跨过古桥,傍着小河,瞬间穿越,走入了粉墙黛瓦的水墨画,惬意与画融为一体。前面有一对母子,年轻的妈妈牵着幼儿上学,边走边吟: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首《清明》,在这样的时,这样的人,这样的景,这样的情里,冷不防地钻进了我的心,悄悄地留下了印。

那年苏州的清明,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清明。如今闭上眼睛,彼时的姑苏历历在目,诗意的脉搏依旧颤动。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十全街。

台湾的气候偏暖,四季不分明,二十四节气难以派上用场,大家对节气普遍

清明思故人

曾泰元

无感。清明,却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外。

清明扫墓,慎终追远,在台湾是件深入人心的大事。然而这个扫墓的清明,台湾同胞几乎都不晓得也是节气,大都以为就是清明节的简称,是一个和端午、中秋同等重要的传统节日。

这也难怪,因为现在的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是个二合一的日子。台湾的节气观念的淡薄,扫墓的重要性凸显,大加如此认知也无可厚非。

史料记载,其实最早的时候,清明只是单纯的节气名,描述的是春分后15日,大地气“清”景“明”,万物“清”洁“明”净,大地万物既清且明,清明因此得名。

清明本无太多的文化内涵,后来因与寒食的时间相近,便纳入了寒食的丰厚传统,逐渐演变为踏青、扫墓、祭祖的

重要节日。

我爷爷1904年生于台湾基隆,祖居地在福建漳州一带,其祖辈早在晚清初期就已跨海迁台,安家落户迄今百余年。爷爷1973年仙逝,葬于北台湾的观音山上,坟墓背山面海,坐拥一方开阔的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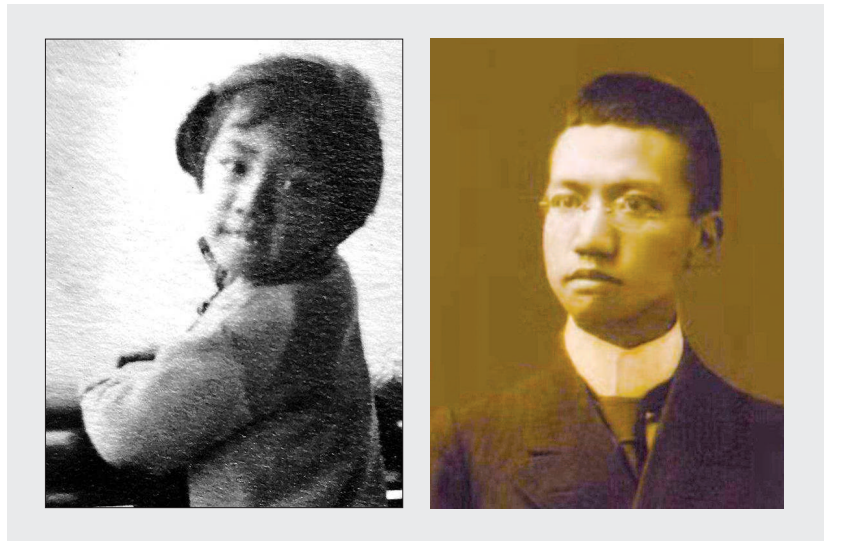
每到清明,曾氏家族总要择日扫墓,错峰出行,以免人挤人,车堵车,杂沓往来,动弹不得。我们各家备妥花果饮食,香烛纸钱,在约定的时间开车上山。打理环境,摆放祭品,燃烛点香,所有成员持香站立,由男方最年长的伯父主祭,向爷爷的在天之灵致以问候,献上追思,并请他保佑曾氏子孙,履行三鞠躬礼。伯父逐一把香收齐,恭敬地插在香炉里。

接下来一炷香的时间,就是家族的

聊天会了,大家许久未见,东家长西家短,你一言我一语,话语和欢笑在天地间回响。我时而加入,交流感情,互通有无;时而抽离,四处访墓问碑,看看墓主是何人,生卒于何年。坟墓有大有小,有堂皇有简朴,但最吸引我的,就是墓碑顶端的祖籍地。陈姓写的是颍川(在河南),李姓写的是陇西(在甘肃),林姓写的是西河(在河南),王姓写的是太原(在山西)。故人逝去,不忘所自,把祖籍地刻在碑顶,借此提醒后世子孙,先祖来自神州大陆,在中原,在西北,在华北,饮水当思源。

一炷香的时间差不多了,回去与家族会合,一起烧些纸钱,给爷爷再送点盘缠。一摆摆的纸钱,一叠叠的心意,金银纸片朝上,对折后握在手中,以立姿轻落,进驻火盆。纸钱越落越多,纸火越烧越旺,纸灰纷飞四处飘散,在头顶,向远方。爷爷的坟头倚着观音山,面朝台湾海峡,海峡的另一边,就是终其一生都未能再回的先祖故地。

以前每逢清明扫墓,我总会在观音山上极目远眺,想象着海峡另一边的神州会是什么样子。如今我跨海而来,在海峡的这一边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寻得了安身立命之所在。今年的清明,就让我面朝宝岛,向着观音山遥祭吧。



我哀伤,陈小彭离开了人间。我思念,合上了眼睛。眼前,浮现出小彭的一双眼睛,不是八九十岁的眼睛,而是八九岁的眼睛——可爱,充满活力。

我第一次“见”到小彭,那双眼睛就牢牢印在我的视网膜上。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的是她的照片——是她八九岁时,我父亲沈仲章拍的。小彭在保存了七十多年后,翻拍寄给我,说:“我很欣赏那张相片,所以还一直保留,‘文化大革命’也没丢掉啊。”(上图左)

去年,小彭发给我一张陈寅恪先生的照片。我即刻说了第一感觉:您很像寅恪先生年轻时!小彭答:我小时候像,我儿子小时候也像。我说:我就是看了我父亲给您拍的照片,觉得您小时候与寅恪先生这张照片很像。(上图右)

照片上,寅恪先生二十来岁,一双眼睛透过眼镜,精神,充满活力——深深印在我的脑中。

我与小彭从未见面,但不时通话、通邮、通微信,包括语音留言……每每看到她的文字,听到她的声音,我总感觉像是面对面说话,面对一双可爱的、充满活力的眼睛。

小彭多次向我“诉苦”,老了,眼睛不行了,我发的微信看不清。后来我发现,微信自设放大功能,告诉了她。小彭不老,马上就学会了。确实,小彭不老,思路清清楚楚,言辞实实在在——接地气而不落俗套,透真情而不染客套,使我感觉像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无须见外。

早在她出生前,就注定与小彭是朋友。上代传下的友谊,她父亲陈寅恪与我父亲沈仲章是朋友。小彭对我说,我父亲“沈先生”是陈家全家的朋友。而我出生时,小彭已二十好几了。

小彭幼时朋友,唐钺之女唐子仁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称她“朱家妈妈”,因她丈夫是朱经农之子朱文光,我称她“朱家伯伯”。朱家妈妈关照我,应叫陈寅恪的女儿们“阿姨”。小彭接受了“姨”的称呼,可她姐姐流求坚决反对,说我们的父亲是朋友,第二代是平辈,顶多称“姐”。可是,若依了流求,就乱了与朱家妈妈的辈分。

我与陈家女儿相聚,起自世交渊源,三姐妹公推小彭为代表与我接触。而我从一开始,就感到与小彭投缘,认作自己的朋友。可我俩交谈,主要围绕先辈往事。间或,小彭也聊她见到“沈先生”的少年时,聊她在家陪伴双亲的青年时。偶尔,小彭略谈她不久前的旅行、近来的体健……可对她本人的生活、工作、家庭与兴趣,我从未问过。

小彭的电邮、微信、语音留言、电话录音,我要留着慢慢看、细细听、好好回味,还要询问家属,再考虑分享哪些。既然本文是为了纪念陈小彭这个独立的人,我向小彭的儿子请教。

林日晖从他母亲遗物中,找到一张毕业证书。一九五三年,陈小彭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园艺系。园艺?所以嘛,处事接地气而不落俗套,待人透真情而不染客套——园里的草木生气勃勃,应与园艺师的活力相衬,园里的花果欣欣向荣,当与园艺师的可爱互映。

日晖补充:“我妈妈从农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海南岛工作,后来转去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饱经‘文革’折腾。1980年移居香港,在多处机构任职,直到九十年代才退休。”

过了一夜,我改变了主意。小彭刚逝,至亲至痛,还是以后再细问吧。本文余部,反当最近二十天与小彭的交流。

2023年2月5日(美国时间,下同)我发给小彭一张照片,是拙文集《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第26-27页,上有一封陈寅恪致沈仲章函。全书排版用简体字,但中华书局尊重陈寅恪意见,函函用繁体。

《众星》十六篇,四篇有关陈寅恪,成稿含陈氏女儿尤其小彭之功。书一出版,我就请编辑代购代寄一本给小彭。编辑爽快允诺,但因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办成。我在美国,鞭长莫及,但也知羞:小彭曾从香港寄赠《陈寅恪集》十四本和《也同欢乐也同愁》到美国。

陈氏女儿说过,用繁体是陈寅恪遗愿。知道她们在意,我先拍了书页寄去。果然,小彭即答:“很好,谢谢您如此关注这事。”

2月6-7日小彭传来一个网帖,怎么读陈寅“恪”。于是,我们讨论“完成并发表对话”。

什么“对话”?回头说背景:

2019年春到2020年春,我刊发了三篇谈“恪”音之文,替陈家澄清事实:陈宝箴一支几代直系都读“恪”为“确”,历史文献“恪”有“确”音也凿凿有录五百年。可是,外间各种传说仍占强势。

我应小彭要求,把她就“恪”音所言汇总成文档寄去,由她决定下一步。不

陈小彭的眼睛

沈亚明

巧,小彭邮箱出了故障。后来我们合计,干脆联名发表一篇“对话”。小彭说:“早该这么做了。”

写大纲时,小彭传来赵元任、杨步伟的《忆寅恪》,问我看法。我辨析文内议“恪”段落,认为赵陈两家所言不矛盾。征得小彭同意,我邀请赵元任之女新那加盟。因拟三人署名而用综述文体,新那逝后又改回对话。初稿已成,史语所刊物许诺留位。去秋相约,在今春(我暗中计划二月),定稿“这篇”。

“这篇”?难道还有“那篇”?有。去夏,我与一位日本学者也相约,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恪”读,充实“确”音史证。本来打算今年一月,结束“那篇”我承担的任务。然而,日本学者特别认真,反复探度,不断扩展。

二月到了,我为“这篇”着急。可小彭评那个网帖时说:“作者不是学语言的。”揣摩小彭之愿,是希望我先完成“那篇”。

2月9-13日“那篇”在积极进行中,日本学者向程千帆高足打听,程先生怎么说陈寅“恪”,答言“确”。同邮传来一文,概述程陈两家三代渊源。

我向小彭询问程千帆,美延说了她所知,并指点:“请阅《陈集·讲义及杂稿》P433-444”。我遵嘱打开书,见程千帆言及“友人金克木”,亲切之感油然而间。马上告诉小彭:“金克木是我父亲至交,我去他家住过——世界真小。”

我顺手转去一篇文章,题为“自成一类沈仲章”,对小彭说:“我不认识此文作者,他研究金克木,因此关注沈仲章。”小彭读后,评曰:“作者相当了解令尊。”

话起另一头,另有一位老友,转来一篇怀念金克木之文,也说眼睛。我转给金克木之女木秀。木秀姐说,文内才有个人弄错了,名应是“程千帆”。我这才对木秀姐提起,我正在与陈寅恪之女说“程千帆”。木秀姐闻言,传来金伯伯所写《陈寅恪遗札后记》,内中提到金伯伯金伯母与陈家的缘分。我转给小彭:“世界真小”。

那几天,多方交流穿插进行,互为触机相与呼应,远比上面说得更多。我感慨连连拍案惊“巧”,起笔一文《缘机缘》,略记短短数日内文缘人缘系联,稍疏长跨世纪旧缘新缘交织。才可写数段,就停笔了。

刚才漏了一个重要细节,小彭听到程千帆谈“恪”为“确”,立马反应:“很好,又多了支持。”几年来的无数次交谈使我感到,“恪”音问题一直压在小彭心头。我心头压着一种急迫感,莫名的焦虑感——快快结稿“那篇”,早早定稿“这篇”。

2月24日“那篇”有进展,我给小彭发微信汇报,亦谈“这篇”日程。可就在当天稍早,人间的小彭已永远合上了眼。

哀痛、愧疚、悔恨……绞我心头。何以解忧?唯有努力!

在天上的小彭的眼睛,陈寅恪的眼睛,还有上文提到的逝者的眼睛——永远充满活力。

【补记】

小彭去世当晚至次日,一气呵成上文。其后,日晖传来陈小彭译著及授课简历。于是我想起,曾与小彭长谈陈寅恪治学之“髓”,今年一月我俩又谈沈仲章听陈寅恪讲课……忆滴如珠,另文以聚。